

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

黄河

大移民

冷
梦

尉朝平《大迁徙》参考母本

10万三门峡黄河大移民的悲情命运

《黄河大移民》里移民背井离乡的痛苦，
如蝼蚁般生命的消逝，
读之不由使人的灵魂阵阵悸动。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黄河

首届鲁迅文

大移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河大移民 / 冷梦著. -- 广州 :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1. 2

ISBN 978-7-5491-0171-9

I. ①黄… II. ①冷…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13093号

107509

黄河大移民

冷梦 著

出版发行：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020) 830005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1194mm 1/16

印 张：11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2011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2.00 元

投稿热线：(020) 83000503 读者热线：(020) 83000502

网址：<http://nf.nfdaily.cn/press/>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引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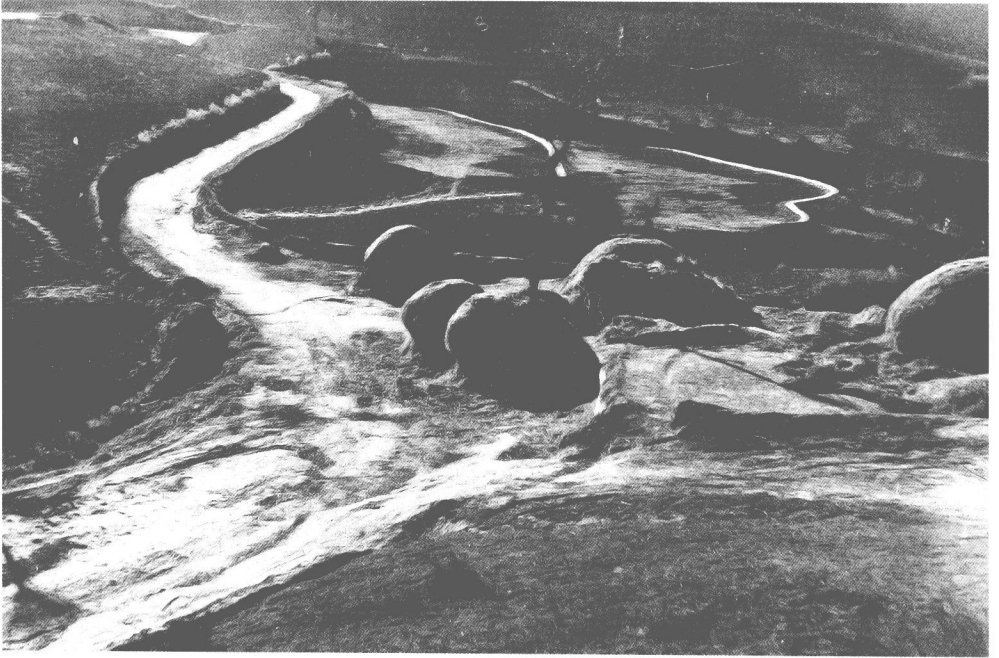
公元1956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移民，28万多陕西农民离开了祖祖辈辈生养聚息的热土，迁移异土他乡……

38年后，人口的自然繁衍，陕西三门峡库区移民增至45万多人，他们中的一部分重返家园，但故园已非旧时貌；他们中的相当多人，仍在当初迁移的渭北高原沟壑区。

历史是相当沉重的。

它制造了一个延续了38年的悲剧，铸成了几十万苍生的不幸与苦难。

1994年初刺骨隆冬，作者驱程几千里，接触了这个由一段光怪陆离的历史造就的特殊贫困群体：陕西移民部落。



三门峡水库移民原安置区地形地貌。

目录 Contents

引子 / 001

第一章 光荣与逃亡 / 001

1. 记忆中总是有雨。远迁宁夏的先遣队员 / 001
2. 大饥荒的阴影。杀子的父亲 / 005
3. 神秘的集体大逃亡。副省长的盛怒与内疚 / 009
4. 陕宁两省政府的不安。为民请命的支部书记们 / 016

第二章 伊甸园的失落 / 021

1. 周恩来总理说：关于三门峡，不宜过早下结论 / 021
2. 洪荒过后的土地。乞讨度日，短暂的候鸟生涯 / 026
3. 昔日的富庶。爱情传说：女干部“上”嫁上八户村 / 028
4. “穷移民”结下的一个涩果。古文明村的不幸殒落 / 029

第三章 失地与夺地 / 037

1. 罕见的“圈地运动”。新的土地占有者 / 037
2. 风起萧墙。二十年后往事重提。准备“坐官司”的移民返库“司令” / 040
3. 一场恶战，移民受挫。“金沙滩”回来的残兵败将 / 045
4. 祖宗遗骨，清明返里祭祖。“四大司令”传略 / 048

5. “政府军”与“移民军”的对垒。“农工军”倒戈形势骤变 / 055

第四章 回归黄土地 / 065

1. 国务院秘书长助理流泪了：政府对不起你们 / 065

2. 陕西省长说：任何时候，我保留要地的权利 / 070

3. 四进拜家庄。“毁坏万亩青苗”事件 / 076

4. 终圆还乡梦。迟来的“安魂曲” / 080

第五章 历史，该怎样对你说？ / 089

后记 推开这扇“历史之门”

——写在《黄河大移民》之后 / 105

附录 黄河大坝与黄河大移民 / 108

第一章 王朝与河流 / 108

第二章 坝址由来 / 114

第三章 短命的“航海”梦 / 120

第四章 民忧何堪？ / 127

第五章 黄河本不清 / 132

冷处寻梦，为历史写真 / 140

“渭南书案”背后：《大迁徙》中的土地博弈 / 156

第一章

光荣与逃亡

1. 记忆中总是有雨。远迁宁夏的先遣队员

“我们走的那天下着雨，奇怪得很，在我的记忆里，凡是和移民有关的重要日子都下雨。华山脚下共青团誓师那天下雨。第一批到宁夏的移民先遣队走的那天下雨。多年后，我们返迁回库区那天还下雨……”

——记忆中总是有雨，下雨的日子里他们离开了家园。

1956年秋，首批远迁宁夏的青壮年先遣队5208人出发了。情形有点像凯旋军远征，又有点像当年解放区人民欢送子弟兵，先遣队员们披红戴花，喧闹的人群敲锣打鼓。

村道上，大路边，卡车排成一条长龙，在人们的挥手、热泪、祝福声和羡慕的眼光中，卡车鸣笛上路了。

村村落落，队队卡车，汇集成车的洪流，向西泻去……

先遣队员们有资格骄傲。他们是陕西朝邑、大荔、华阴、潼关几县几十万农民中的“好儿郎”，获得“先遣队员”称号是不容易的，“资格审查”相当严格。当时的红头文件规定：先遣队员必须以党团员、积极分子与贫下中农为主，适当吸收部分上中农；地主、富农、管制分子不在入选之列。制定于1955年9月的渭南地委宣传部《建设三门峡水库的宣传提纲》中写道：

三门峡水库是咱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伟大工程，对国家和人民都会带来很大的好处。这叫咱们的人看起来，无疑是一件大好

事；但咱们的好事情，反革命分子却是极端仇视的。他们就千方百计地制造各种谣言，阴谋破坏治理黄河工作。

基于这种严酷的“阶级斗争”观念，先遣队员的审批必须经过三道程序：农业社讨论通过、乡政府审查、县政府批准。当一件事在人们心目中成为诸如“光荣”、“荣耀”等代名词时，人们的荣誉感便被大大激发起来了。历史资料表明，当时在移民中出现了父子兄弟相争、夫妻相劝踊跃报名的动人场面。仅大荔县杨村，分配名额154名，报名的就有1087名，其中兄弟相争的105起，妻劝夫者194件。南洛乡一个寡妇的独生子，在多次报名不予批准后，当众咬破手指，写血书以示心迹。朝邑县苍西村一个老太太为儿子成为一名光荣的“先遣队员”激动得睡不着觉，怕媳妇一个人赶制不出活计儿子走时耽搁了寒衣，一大早起来拐着小脚跑五里路把女儿叫回娘家帮忙缝衣，老婆婆说：“政府叫我们到那里一定比我们这里好，因为自解放以来政府就没说过哄人的话。”

政府在百姓中拥有崇高威望，他们毫不犹豫地弃离家园踏上漫漫西行路。

义和村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大村，在华阴滩上有着一大片肥沃土地，这个村



三门峡返库移民安置大荔库已安置移民区原貌。

首批先遣队员87人，全是三四十岁正当年的棒小伙儿。合作社副主任屈建忠，当年是这支先遣分队的负责人之一；先遣队员张西育，当年是个小学还没毕业的不足18岁的小伙子。屈建忠去，因为他是党员干部要带头，负有一种神圣的责任；张西育去，因为他对遥远的宁夏充满了幻想和好奇，长这么大没有离开过陕西，他想要远走高飞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无论出自何种动机，出发的那天他们都相当激动和自豪。两位老汉谈起当年的情景：



屈建忠、赵孟才、张西育是最早的先遣队员。

“我们扛着铺盖，带着农具，一行15辆卡车往宁夏去。五天路程。途中政府安排得很好，让我们吃好、喝好、休息好、照顾好。沿途设有食宿站、水站等，饭尽饱吃，连吃带拿，上路前每人带两个馍，晚上睡大通铺。最后，我们来到了宁夏贺兰县平吉堡……”

一到平吉堡，他们傻眼了。

平吉堡靠贺兰山，沙漠边缘地带，半人高的茅草，无草的地方光秃秃一片；荒滩上满是拳头大的石头，仔细看去，老鹰印下的爪痕赫然在目！关中人吓得不禁倒抽一口冷气。义和村人在这片荒滩上搭了两个半草庵子，来年春天，在当地人用拖拉机浅浅地翻了一遍的土地上播种下40亩麦子。他们在此安家了。

.....

亲人们翘首以待。不久，第一批信息反馈了回来。西平洛村一个青年写信说：“父母亲大人心放宽，你儿住的荒沙滩；鞋底纳密底纳厚，你儿走的石子路。”大面积逃跑开始发生。据朝邑1956年9月“部分移民返潮情况”报称：该县首批迁宁夏陶乐县移民800人，三天跑了361人，其中途中拦挡回260人外，101人“现无下落”；其余439人，“有的情绪不安，时有回潮想法”。

逃跑的人分南北两路回来。

“北路军”长途步行，穿越内蒙古沙漠，翻山越岭，路途艰险，粮断水绝，濒临绝境……当“逃亡者”面容憔悴、衣衫褴褛地出现在亲人们面前时，当他们声泪俱下诉说着不得已喝尿、渴死又救活、沿途乞讨等死里逃生的悲惨经历时，亲人们放声大哭，母亲抱着儿子跑肿的腿，媳妇抚摩着丈夫磨破的脚掌，唏嘘长叹，潸然泪下。

“逃亡者”最多的朝邑县鲁安村情形尤为悲凉，46名形容枯槁的人被村民们团团围住，如同开群众大会，村道上几百名听众不厌其烦地打听宁夏安置区的种种细节和逃跑的经历，讲的人边讲边哭，听的人边哭边听，泪水淹没了整个村庄，从中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雄鸡啼明。受难的“英雄们”在接受父老乡亲一遍又一遍抚慰的同时，也把不安和前途多险、晦暗的阴影投在了人们心中……

第二天，几辆大车逶迤出村，去迎接尚在路途上的逃难者。

风波波及相邻的几个村庄，社干部经不住村民们的哭闹，亲自驾着大车，率领浩浩荡荡的车队，长途跋涉去接本村移民。

一个老妈妈在地里拾棉桃，想起远在宁夏此时或许正在“受苦受难”的独生儿子，一屁股瘫坐在棉花地里，悲声大哭。

另一个老妈妈，疯了，傻了，不吃不喝，满村跑着找儿子，嘶哑着嗓门，叫魂似的一遍又一遍喊着：“儿呀，你回来！……”

一群老婆老头，吵吵嚷嚷气势汹汹地找乡长骂社干部，手捣着鼻子溅着唾沫星子骂：

“你那时候说有多么好，现在都跑回来了，究竟你们是说话哩还是放屁呢？”

2. 大饥荒的阴影。杀子的父亲

再动员就困难多了。无论如何，声泪俱下的现身说法比任何漂亮的诺言都更有说服力。

老移民王景仁回忆当年情景说：

“1957年秋又让去宁夏，不情愿去，不行。干部说：‘不去，并你跳去！黄河去跳去！没盖盖子！’派人绑绳把房拉倒，亲戚全家人哭得像泪人儿，就这样，我们一家十几口，母亲、哥哥一家，我带一儿一女（妻已去世），迁陶乐县……”

不情愿也得上路。当时的情景多少带有点强迫性质，有的躲到亲戚家里，被搜出来；有的即使“押送”上火车，中途跑回来又被送走。上路时再不是锣鼓喧天喜气洋洋，如同办丧事一般，老婆老头们坐上马车的一刹那哭天抹泪地号啕大哭，拍胸顿足骂移民干部：“哎哟哟，我的催命鬼哟！”

“移民们既舍不得离开祖先的地方，又要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心疼地哭着走的！泊子乡张乡长亲自护送本乡移民到宁夏，乡长怕车颠了老婆老汉们，让他们坐卡车前边，自己挨车帮子坐。一到固原（今甘肃省境内）以北，荒秃秃的沙漠，老婆老汉们伤心地哭了，坐在车里面对面地骂乡长：‘张乡长张乡长日你妈，你把我送到你妈的×里去了！’乡长无奈，又赔笑脸又说好话：‘好伯伯，好妈妈，你甭骂我张永清，到你过上幸福的日子，你就想起我张永清’……”

大荔县移民干部仁茂全如今是位健硕的老人，1956年刚参加工作不久就和移民工作结缘，在张乡长挨骂的时候，负责护送移民的小伙子羞红了脸，心情极为复杂。

到陶乐县要过黄河，移民坐在黄河边就是不愿渡河而去，詈骂声不绝于耳，当然都是对着他们的“冤家”移民干部；移民干部要真正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厚着脸皮“迎战”移民的语弹骂雨：“你骂我受，反正我把你送到这儿了！”

.....

1957年秋，陕西省移民办主任老宋到宁夏去看望移民，走着走着，平平

的地面突然塌陷一个深坑，宋主任猝不及防掉进坑里，沙土差点覆没了他。这就是宁夏移民安置区。严格地说，这是一批迁徙到边塞地区的垦荒者。那里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移民形容当地气候是“一年一场风”，塞外荒漠，长年刮风不止，从春刮到夏，从秋刮到冬，风起之处，黄沙漫卷，遮天蔽日，道路消失了，伸手不见五指，混沌天地一片。同风的肆虐和慷慨恰成反差，雨、雪、水格外吝啬，落雪了，下雨了，不足五分钟，连地皮还来不及浸湿，一场狂风刮来，雪住雨停。黄河大浪滔天，但在这里，奔腾咆哮的黄河纤弱得用抽水机都抽不出水。大自然在这里制造了一个黄尘和流沙的世界，由于长年下不了一场透雨透雪，这儿尘土没及膝盖，大风卷着黄沙一起旋，眨眼工夫堆积成无数沙丘。关中人做梦也梦不到这么大的风这么多的沙，晚上进了屋，第二天早晨，房门被流沙堵得死死的，犹如被活埋在沙丘里。

这儿的民俗也叫关中人吃惊。当地人的“天然粮仓”在泥屋顶上，看不见谷堆麦囤，也看不见牲口圈，空地上插几根木棍棍，牛呀马呀就“露宿”在外。陇牛居然适应这种简陋的饲养方式，既不跑丢，也不患个头疼脑热；秦牛却不然，尽管移民们心肝宝贝似的疼它爱它精心照料着这些伴随他们千里迢迢来此安家落户的家乡牛，可它们，还是一条接一条地永远闭紧了牛眼，再也听不见主人撕肝裂肺的哭喊和呜咽……

义和村带去的20多条牛，没有多久，就死光了。

秦地牛死亡的原因，主要是不服水土气候。

人也很难适应恶劣的自然环境；但更大的威胁和不幸，还不是来自大自然。

其时，人民公社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公社化”随之带来“食堂化”。今天40岁以上的中国人还能清晰地记得那个时代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场大饥荒。用“饿殍遍野”来形容当时的情景一点也不过分。那是一场真正的“人祸”。成千上万的中国百姓死于那场大灾难。而对于这些背井离乡远迁内蒙古沙漠边缘地带的移民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船漏偏遇顶头风……

饥饿降临了。这里的土地对陕西移民非常刻薄。当地人种的是水地、熟地，移民开垦的是荒地、旱地。干旱又像驱逐不走的妖孽，关中农民在失去了赖以生计的耕牛以后肩扛手犁，抛洒下大把大把汗水好不容易播种下的麦子，

两个月以后，它们竟冒不出那片喜人的新绿，扒开松松软软的干土，一看，麦种仍原模原样地躺在那里！农民颤抖着手捧起麦种，仰望苍天，泪流满面，诅咒，诅咒这不赐给他们粮食的陌生土地！

87户义和村人再迁陶乐（由于外迁任务压缩，他们从黄河东岸的贺兰压缩合并到黄河西岸的陶乐），他们每人每月的口粮只有七斤半，佐以不多的土豆和红萝卜。今天的前义和村人却能“自豪”地告诉笔者：“在陕西移民中，我义和村人副食生活还是最高的。”为了活命，他们去拣当地人丢弃在地里的干莲花白叶子，用水泡泡，煮煮充饥。他们也铤而走险，由“良民”变为“盗贼”，夜黑人静，扛上个破口袋，去偷当地人的玉米，这种“营生”当然有风险，被当地人逮住打个半死不活。移民迁移之初，按政策规定只准带800斤行李，桌椅板凳箱箱柜柜早已处理，此时，他们能卖的只有随身带去的被褥衣服，用身上衣去换口中食，一斤红萝卜1.2元，一件衣服也就是一斤红萝卜。1958年刚刚复员就随家迁移到贺兰县一农庄的陈向荣，全家11口人最后卖得只剩下一床被、一身衣，倾家荡产了。活命却是那样艰难。

移民干部张维德，当年是个不足20岁的小伙子，他有一次亲身体验的经历。在移民点上，他迫不及待地端起了饭碗。他饿了，长途跋涉后小伙子早已饥肠辘辘，但农民捂住他的碗口，告诉他：“不是乡党舍不得让你吃，娃呀，听乡党一句话：你该吃两碗，只吃一碗；该吃一碗，只吃半碗。”张维德疑惑惑地看看碗中食。这是一种当地人叫“派子”的草籽搅拌着胡萝卜蒸成的饭，咽下之后，到下午就感觉肚子胀痛起来，异常难受。乡党流泪告诉他，有些人就是这样胀死的。贺兰一农庄八村有个老汉，吃了糠皮皮（即谷糠）蒸成的馍，腹胀拉不下来，儿子拉车把他送到35里外的银川医院，灌肠后，老汉嚷着想吃碗面条，儿子四处求告总算满足了老爷子一点微薄的心愿，可是，一碗面条吃下去，老汉却翻了白眼，撑死了！儿子抚尸又哭又笑：老爷子总算落了个饱死鬼！

饿得实在招架不住，有人想出了“辣子疗法”，一家之主的老汉们背着家人偷偷到合作社买点辣子酱，晚上冲上点喝下去，空空的胃囊里呛起阵阵辣潮，辣感觉麻醉了神经，在一种奇特的烧灼般的快感中迷迷糊糊进入梦乡。这些老汉因此而嗜辣成瘾，许多年后，没有那半碗辣子水就很难入眠。

活下来的老汉老婆是幸运的。复转军人陈向荣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时在

移民村落的土墙根下一溜蜷缩着身子晒太阳的老婆老汉，“脸一浮肿，时间不长就毙了（死了）”。前几天还蹲在墙根底下的一个老汉，过几天不见了，不用问，就知道这老汉已命归黄泉；到来年春天，当荒漠上的太阳暖暖融融地普照在人们身上，蹲在墙根下的老人已经所剩无几……

生存，在这片土地上变得异常残酷。亲情也变得冷酷无情，骨肉亲人为你死我活自相残杀。贺兰县一农庄大队书记苗茂堂的亲弟弟苗茂盛饿死了，年仅30岁。副书记薛明寿的哥哥和弟媳妇（副书记的妻子）为抢一碗能照见人影的稀饭，争来夺去，双方都死死抓着碗沿，稀饭在争夺中全部被泼洒在地上，大伯子哥和弟媳妇都傻眼了，遂放声大哭，不为姻亲关系的沦丧而哭，哭的是那碗没有到口的稀饭！更悲惨的一幕发生在一对父子之间。父亲叫薛辛友，儿子只有六七岁，那天在“食堂”，男孩缠着父亲要饭吃，父亲愁容满面地望着啼哭不已的儿子。他没有饭，他自己也快饿死了。儿子的哭声撕肝裂肺。小男孩理解不了父亲的尴尬，嘶哑着嗓子哭闹得愈发厉害，父亲发怒了，瞪着一双饿得昏花的眼睛，饿鹰般张着双臂扑到儿子面前，摇撼着儿子瘦小的肩膀，一声非人的嚎叫声冲出胸膛：“说！你要吃饭，我把你捏死！”——儿子还是要吃



移民思绪万千。

饭!哭声越来越弱,最后,儿子瘫软地躺在父亲脚下……做父亲的亲手掐死了自己的亲生骨肉!望着从此不再会啼哭,从此不再会喊饿,也从此再不会“要吃饭”的儿子,父亲笑了,疼人地疯笑了。法律不宽恕任何有罪之人。当地公安机关逮捕了薛辛友,杀子的父亲以“谋杀罪”被戴上了手铐脚镣投入监狱。四天后,这个“杀人凶手”毙命于大牢。有罪的父亲紧随着无辜而屈死的儿子相会在另一世界……

30多年后,当年贺兰县一农庄党支部书记薛武亭讲起他亲眼看到的这幕杀人惨剧,老汉哭了,哭得泣不成声,哽咽难语。他泪流满面地告诉记者:

“1960年一年,我们大队饿死了17个人,17条人命啊!”

29岁的支部书记再也不忍看着父老乡亲们倒毙于饥饿。他心里淤满了泪水,苦涩的泪河浸得他的良心颤抖,于是他作出了一个他负疚多年的决定——此是后话。

3. 神秘的集体大逃亡。副省长的盛怒与内疚

1959年冬,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在信中向父亲哀告:

“赶快想办法把我和奶奶搬回来,再不回来,就饿死了!我们已经把枕头里的荞麦皮都吃光了……”

这是迁移到陶乐县的王景仁的儿子写给父亲的一封信。王景仁只身逃回了陕西,寄身在亲戚家里。儿子和母亲的生命危在旦夕。接信后,他心急如焚。可是,他连路资都没有,怎么“解救”远在千里之外的老母和幼子?王景仁只有变卖唯一一件“贵重”的东西——他从宁夏穿回来的皮大衣。在华阴县城街上,王景仁被臂戴红袖章的税务人员抓住了。当时正割“资本主义尾巴”,集市上不得自由买卖。税务局要求他开一个证明,以证明他合法公民的身份及皮大衣的来路,否则皮大衣没收。王景仁既已落籍宁夏,在陕西就算是“黑人黑户”。无奈,他找了一个老熟人,证明算是开出了,但归还皮大衣有个条件,那就是他必须返回宁夏(当时陕西政府各部门都在全力配合阻止移民返籍)。税务人员“押解”着他,用卖掉皮大衣的钱给他买了张火车票。王景仁返宁后,在一个人不知鬼不觉的夜晚,偷偷将老母和幼子接回了陕西。但此后磨难更多……



1991年，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视察华阴市北严库区移民。

逃跑，返籍，终于酿成一股潮流。逃跑次数最多的，达七八次之多；跑回来，逮住以后遣返回宁，再跑回来，再逮住以后遣返，如此周而复始，但只要有一口气，移民还是往回跑。其原因已经不说自明，一是饥饿，二是气候恶劣，三是媳妇不生孩子（移民说“让我们断子绝孙”）。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移民和当地人的矛盾也日趋激化。

当年，陶乐县全县本地原住人口6000多人，而陕西移民13000多人，是当地原住民的两倍之多。按移民的说法“我们移民东西扯了一百多里”，人多势却不众。为种地，为活命，为民族风俗，移民同当地人的纠纷时有发生。水往高处流，先来者自然占据了有利地势，在河水贵似油，水成为活命之水、养家糊口之水的情形下，上游人截水浇地，而在下游的移民的土地很难淌进一两股清泉。眼看着庄稼焦渴干死，关中农民豁出命来和当地人干架，这种聚众斗殴并不能改变水的流向，反而恶化了本当亲密相处的宁陕农民兄弟的感情。紧接着，从河水之争又发展到井水之争。陶乐人为限制外来的移民用自己的井水，卸了井绳。移民一怒之下拉了口猪搁到井台上宰杀，这种行为当然很绝，被猪血污染的井在回族兄弟看来就是口“污井”，由此大大伤害了回族农民的感情